

萍鄉縣志卷之七

藝文

述事紀功經制具備抒情標景風雅攸存藝文顧不重哉萍自唐以來各公鉅製闡性靈而光簡冊千古贈炙矣間或鮮儷作者亦因舊志并存

記傳序

楚臺引

何異

萍鄉本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之地今北鄉萍實里有香水渡有昭王廟存焉考之史記昭王十年吳王與萍鄉縣志

卷之七

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昭王出奔走郢又奔隨吳進擊隨欲隨人之殺昭王也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與吳隨人卜與吳不吉始謝吳王曰昭王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人不聽吳亦罷去次年昭王歸入郢觀此疑昭王在隨未始至萍鄉也而廟有古碑謂子綦自以爲王之時昭王實分領徒御潛經此地後人卽其所屯之山巔爲廟他日一夕大風雨又移之平地歲時禱祀至今不絕傳記必有可考者矣而未罷詳觀家語渡江





萍實之事孔子曰此吉祥也惟霸者而後獲焉又觀  
左氏傳昭王得疾不忽移於股肱又不越境以禱疾  
於河孔子曰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夫既  
屢經聖人之許予則昭王是誠春秋之賢君萍實是  
誠昭王反國之所自而楚地廣大宜春秋之屬邑是  
誠楚尾邑之後圃有臺屹然前政命名不一或曰能  
賦或曰易春或曰賢樂似未能一定而不可易者予  
往試邑時嘗與賓客熟詳之矣楚有三休之臺有五  
仞之臺窮奢極侈貽譏後代顧獨昭王以賢德闢茲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

邑以萍實之祥托昭王以雄地望茲臺可以憑高遠  
望方古思賢制存簡古一洗窮奢極侈之譏易名以

楚爲宜會以去官匆匆未果也越五年令尹三山  
周君世昌政有能聲治有餘力凡草創或未備者一  
新之爲樓於門楹以分明爲堂於東榜以喜雨又復  
葺理斯臺臺之名竟曰楚豈精誠相感理之所在有  
不約而同者臺之建實君之王母之弟鄭君國博爲  
之今其彌甥柱傾苴漏增光潤色亦不偶然矣臺之  
後予在官時開軒直北省侯農丞歷歷近村皆在指







孔子曰楚昭王使使聘魯問孔子曰洋實也  
楚昭王避兵北至雲夢南至于郢一日渡江中見有  
物大如斗圓如日直觸王舟舟人取獻之于王王怪  
問羣臣莫有識者王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洋實也  
可剖而食之惟霸者獲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復令  
使者問孔子何以知之曰予昔之鄭過陳聞童謠云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是以知之今吳楚接境醴陵縣有香水渡乃得洋實

洋鄉縣志

卷之七

四

之地而邑之得名蓋本於此嗚呼王之德謙冲致感  
鏗錡炳耀蕩人耳目使天假之年豈不能合諸侯尊  
周室劃然著之當年貽之後世有足稱者唐韓吏部  
自潮移袁過其廟而畱詠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  
屋祀昭王之句是以編之青史世有所傳聞信不誣  
矣舊廟記云廟之始建立于山之巔無泉以供庖爨  
春秋祈禱人持斗水以自給衆苦之一夕風雨暴三  
徙神像於平陸而舊址以居焉卽今之廟是也殿堂  
門廡煥然一新王之居福及生靈則王之德受人享



祀亘億萬年而不窮顧不偉歟

新建縣記

江淮

紹興丙辰十二月己未郭侯自萬載移宰萍鄉從大  
師丞相李公辟也建炎己酉縣治遭賊焚煨燼之餘  
蒿艾荆棘翳爲坵墟凡八年間令二十有七視事皆  
於僧舍越有芟刈荒穢銳意興作者旣鳩工飭材俄  
以沮弛令數易吏狃于姦民弗服教囂者善訟以  
誣官長爲能事悍者悖公以拒徭役不入租賦爲得  
計令誠才則以穿墉去其畏憚縮手莫敢施者又以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五

弛職罷故士大夫至以萍鄉爲不可治之邑所以多  
更令尹而縣治終莫能以建也侯來議者難之蓋群  
盜大肆燒劫殺虜久爲民害巢穴所據環列縣境者  
十數黨出入通衢郵傳梗塞敢與官軍敵所未寇者  
縣而已先是邑政苟玩保無長長無正侯深願積弊  
下車首閱戶版按民高下差昔不受役者三日補四  
百三人靡不拱手聽順乃曰吾可以治賊矣丞相呂  
公還朝道由萍鄉喜侯所爲而薦之且以除盜之事  
屬焉於是榜諭四馳譬以禍福俄率其黨各就招輯



白刃遶道來納于公公釋罪犯而還之農集游惰而  
給之田分醜類而屬之保且使入賊誘其徒以歸故  
他邑無賴跳梁乎此疆者亦巧自新爲平民其怙惡  
憑險尚爾嘯聚則起丁壯選豪戶授以方畧爲掩襲  
計又親以身披甲胄踐林麓分部而大索之盡得諸  
首領與其徒械以送郡其漏網者率踰境而徙自是  
邑里清而無虞矣方議治寇也當延見吏民之初邑  
人相謂賊熾如此民弗康家屬莫相保意縣治不立  
無以重百里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避燥濕寒暑况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六

爲一邑根本乎蓋各悉力以就之侯聞之念政在謹  
始而邑人之願不可以不從也命叔前日遺材聽其  
奮功遠近翕然口不俟乎叱咤手不勞乎指撝威不  
煩乎鞭扑自丁巳正月戊寅訖三月丁丑爲日六十  
合內外百有餘闕由上戶以下見其木甃瓦石藩垣  
堊堊之畢具而不知其所出見其羣工並作而不見  
役使之及已庭無幽隱之蔽獄有溫涼之便其高壯  
深廣視前規爲有加戊午侯奉 勅書詔令徙而正  
厥居于與其賓佐慶焉且勞曰萍鄉不治久矣弊未



易革俗未易化患未易除廢未易興今比閭有職祭  
膚有輸商無隱貨酤無私釀弊斯革矣弄法者屏姦  
健訟者竄跡俗斯化矣外則鋤積年盤互不可破之  
賊內則新前政睥睨不敢措手之棟宇害斯除而廢  
斯興矣未逮三月而庶事修舉巍然治舍聳動觀瞻  
政其神速矣乎侯謝曰不然古之善爲政者在於奉  
天子德澤以字養元元爲事故雖柴下之草舍亦是  
見思於民而吾之所以爲此實自乎民心之樂從爾  
因民心之所樂從此所以小大無怨讟而成之易且  
萍鄉縣志

亟也由是言之天下吏無難使民無難化顧御之如  
何侯爲政裨民易從如此固有道矣是豈以萍鄉爲  
真不可治乎予被漕檄來究田賦覩侯之明敏果斷  
又富學博聞克其學蓋將有大者焉縣治之建何足  
以見其所爲抑亦可以觀其才矣而論者或以爲一  
邑之善不足以貽將來嗚呼環天下多邑也其能當  
盜賊不暇給之際奮身爲民且得其心之所樂爲而  
成於不日若是者其難邪其不難邪如其難安可使  
後世之無傳於是書其營造之本意與其歲月而并



叙侯之設施如此俾來者有考焉侯名濤次由其字也

書縣廳壁

黃廷堅

號山谷宋知縣大臨弟

庭堅航荆江畧洞庭涉修水程經七十二度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北抵渡送予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迺肯行掩淚握手爲萬里無相見之別蠻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交集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予之初入宜春之境聞士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八

大夫之論以爲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嚚訟異于他邦病在慈仁大過不用威猛爾既至則以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讐敵哉昔漢宣帝患渤海多盜賊起龔遂爲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渤海之盜陛下將勝之邪將安之邪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予嘗許遂以爲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予不猛不寬惟其是而已故榜吾所居軒曰惟是以



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獲  
循良不過於此矧萍鄉邑里之間鳴臬且爲鳳凰  
豸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云庭堅  
之來實崇寧元年夏四月乙酉而去以四月之巳亥

縣官題名記

卓津

江西州有七軍有四縣四十有七惟袁州之萍鄉以  
繁劇稱厥壤沃而闢厥民夥而富公牘吏案穀帛賬  
籍蓋倍於他邑長官必鉅德通材然後可以整列條  
綱優閒而治黃侯毅辛己歲自長樂來至則究其職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九

凡民之害事之蠹每從而刮之剔之鋤鏤爬梳而順  
理之既踰年風俗丕變盜賊息獄訟簡侯曰未也復  
思所以爲警者一日延吏民詢前後政孰賢否僉進  
而陳曰茲邑名楚萍由來舊矣晉魏隋唐蒞政者莫  
知其幾惟國朝張公晞顏黃公元明有聞焉今閭  
巷尚能記誦或謂二公之時士敏工勤農無惰商無  
詐征稅共輸不違頃刻至若驛傳橋道籌漏器用亦  
莫不端好精明其政可想也言畢率以手加額吁嗚  
而退侯駭遽問曰豈止於斯邪則又進曰茲其內外



純備者也餘雖不及二公亦歷歷可言甲廉其失也  
拘乙厚其失也緩丙明而幾於刻丁勤而幾于冗反  
覆指數抑短揚長了無疑忌侯深肯之翊日津以丞  
事進謁侯因語及遂欲書羣公姓名自警且以警後  
仍命津秉筆叙其首敬不敢辭乃叙曰士君子蒞官  
宜自修飾善與不善俱傳於世蓋難掩也善者  
善不善者傳雖欲改不善就善其可得邪吏民所  
深可畏吏或有私民蓋誠實非偽也君子勉諸乾道  
改元春三月庚戌記

萍鄉縣志

卷之七

社倉跋

朱文公

文仲比負丞萍邑喜其風俗近古者有二事里正以  
義而克役鄉社以義而置倉以故役當期無氣詬之  
訟歲少歉無難食之危人甚便且安焉惟社倉所建  
尚少人皆欲推廣之而未有主之者故未遂也已西  
之春部使者以是意喻邑人號召不約而從經理不  
日而成志合功就不疾而速非其風俗近古能如是  
邪惟是倉之建始於隋開皇中而法未備沿革之久  
不可復行君子每嘆息然今舉數百千季之墜其



復見於一日可謂盛矣然始之之難持之以久則尤難焉是邑也知及之矣必守之以仁蒞之以莊雖行之天下可也諸君其勉焉淳熙十有六年三月二十有八日謹書

西社倉記

邑人鍾詠

淳熙戊申歲大浸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徃徃第民產之高下咸俾出粟分日賑之民或有田而無積者固不容以寬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誠力可致之遠方則有憚官指定價歲爲常額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十一

而不敢出其所有公於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誠心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者翕然邑賴以濟給事公猶以嗣歲爲憂載念朝廷頃嘗頒浙東常平使者所少崇安社倉法于四方面徃者侍郎孫公逢吉宰是邑又常擲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舊式具存卽是而增益之爲經久計宜莫良於此甫屬意也值括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適下其法於群縣委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于應命自郭至鄉爲倉者九且願輸已之財無勤有司集



於己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俸士事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創屋於縣之西關爲堂六楹外爲都門兩廡列爲六庑繚以垣墻翼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爲之凡倉之歛散皆生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爲督趣且常致其張主維持之意總其事者鐘詠與彭君公修厚其儲力其事者柳君廷傑宗顯宜君思賢九德元凱宰三山周公世昌簿盧陵董公仲元分俸以示表倡尉清江王公衛實督建倉之役柳君宗顯佐萍鄉縣志

卷之七

十二

之既落成因其顛末如此將籍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鐘詠述

西社倉記

朱熹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予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予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叩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比邑士鍾詠之所爲也是倉之成鍾君詠及彭君修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密于此予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



道出茲邑邑之士導予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衍  
堂序闡則既有士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予拱而讀  
顧而嘆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特習之  
則亦無以予言爲矣卽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望  
於予也矧曰是倉之成旣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  
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予言哉  
又况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  
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故若予之衰謝淪落徒  
是爲是倉之累而不足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請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十三

之若是其懃也爲君記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  
人使諸來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  
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卷尾以授之且以并  
謝序序諸君幸無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乙  
酉春分晦翁病叟朱熹書

縣學記

劉清之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  
碩儒鴻生縣故有學主簿袁采勤力所營淳熙十年  
縣遷吉洽縣有聲始因其址斥而新之爲屋百楹



世數居中倫堂經閣齋舍孔宏章甫縱披肄儀誦書  
講勸有程於焉游息於焉寢食以理性情學長文毅  
告劉清之俾記厥成惟昔三王明夫人倫以校序庠  
至於夫子金聲玉振斯文用光詔爾後人克念作聖  
罔念則狂念之伊何知至物格心正意誠本於脩身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來者勉旃弗齊于茲勿已於行  
或曰大高前輩猶病末俗所驚曰譬夫匠工有巧拙  
規矩弗更抑亦如射雖力不足我鵠用張察爾學子  
屢居野處氣習混并幸而學焉所習者辭所願者蒙

以爲學者若是而止詎云知方今我何告違道有五  
亶不可輕及軻旣往周程未出理寧遂亾寥寥千載  
善爲屬續豈無豪英盡倫無難取其一節依之奚傷  
請開其塗父子之美萬石九卿惟勝槩堂潔清並著  
交友之良伯鸞德耀夫婦如賓不矜如莊君臣之際  
始終無猜厥有孔明曰椿曰津白首孫弟亦佳弟兄  
合斯五典根心則同誰獨忽忘謂聖爲迂謂道爲遠  
曷其弗詳嗟惟學子乃其夙夜恭畏日將初觀近闕  
終歸顯門祇率典常追其久之行著習察理明義精



斟酌權度在已應耐無疆如或知爾量而後入  
不入而量否則淑身燕及朋游副時所望俾我孫君  
與有令聞百世之長我昔州民欣誦光烈具著古章  
是歲九月辛未記

鄔公陂記

潘 棻

蘆溪鎮在縣之東五十里其地號爲沃壤者二溪之  
水可陂以溉田神陂其一也陂居鎮之上流五六里  
而其圳貫市中以出流膏泛膩盡注于田故其所收  
視他所常倍歲在己丑山水暴泛陂圳盡圯興作之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十五

費民力難辨遂荒蕪不治者二十餘年昔之所謂良  
田者皆化爲茅菁之墟民以困憊宣和六載三山鄭  
公強來宰是邑會 朝廷嚴水利之法遵奉詔條不  
敢自暇首詢民間利病而父老以陂事告公曰吾受  
天子百里之寄所當憂者孰急于此吾敢憚役費之  
艱而使一邑之內有失所之民邪遂躬行相視其堙  
塞者闢之其傾頽者補之鳩工度材敷率不苛勸督  
有方民樂於赴功斤斧交揮畚築具舉不三旬而神  
陂崇成圳路通流一方之民再遂其業逮公瓜期甫



及則神田禾黍雲屯豚彘布野家有餘粟租稅畢給  
爲酒爲食以御田神以享祖考相與醉飽婦子嬉嬉  
簫鼓之聲弗絕於是一方樂公之德永永無窮予宦  
遊南荒既歸里間有來告者曰君去鄉里時吾徒不  
免於饑今得鄭公復神陂而濟矣吾將何以報功矣  
曰古之君子潔已從仕蓋將行斯道以濟斯民者也  
今公興爾役復爾陂以濟爾豐乃其道然也汝烏乎  
而報之哉雖然汝之意則善吾將因汝之意而廣之  
以爲後來者之勸可也昔韓患秦之伐使鄭國爲間

泮鄉縣志

卷之七

十六

說秦鑿涇水灌關中之田及渠成關中爲沃野且無  
凶年因名曰鄭國渠爲間其事至陋也基爲利大則  
尚能使聲稱流於千古之下况公爲民父母能爲爾  
興旣廢之陂以溉斥鹵之地乎吾將名是陂曰鄭公  
陂則公之遺愛有傳爾子孫其無忘公之德而竭力  
修治公陂使無敗壞則爾于報公也得以審而是則  
非特以報公而爾世饘於斯粥于斯以享有斯利也  
豈不美與衆曰唯宣和乙巳八月望日記

重建縣治記

邑人簡

迪

御史



夫世運之隆替有數物理之廢興有時理固然也洪  
惟天運循環四海定一坐致隆平內而宮闕臺省之  
制既超夫前代之規外而郡縣廨宇之設悉備夫營  
建之式然遵而行之者在乎司牧者得其人焉萍鄉  
古稱萍實縣蓋以楚昭王渡江得萍實因以名縣夷  
考昭王至此之由縣西有香水渡之名縣北有萍實  
里有昭王廟證以吾夫子之言其必有自來矣按春  
秋魯定公四季吳與唐蔡伐楚入郢昭王出奔其至  
斯境也蓋當在隨子綦溪匿王之時王實分領徒御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十七

潛奔于此也審矣縣治則根于楊岐而控于騶馬東  
則羅霄之水入于秀江北則楊岐之水西達醴陵在  
漢則屬豫章郡之宜春縣至吳寶鼎二年始置縣屬  
安城郡隋置宜春郡唐屬袁州歷代因之改縣爲州  
則前元元貞元年復州爲縣則洪武二季氣運所丁  
適星周于一甲子矣縣治廨舍前經壬辰兵燹莽爲  
丘墟迨乙巳秋始命官開闢州治雖屢經守臣相繼  
創建然百廢未遑悉舉辛亥朝廷遴選文學之士以  
充司牧之官是季冬乃有承事郎知縣李順英將仕



郎縣丞徐成美將仕佐郎主簿王如珪下車之初經  
理民事之餘間有餘力凡公舍祠宇前代之廢圯無  
跡者卽興復之前守之經營未足者則完美之三載  
之間經綸有法處置得宜先其急後其緩循循有序  
不日而成于此見賢宰牧之用心亦勤矣嗟夫不有  
廢也其何以興然尋墜緒還舊觀人心之所同然顧  
其力有所不及爾然必待其人而後行非有賢守牧  
以更張網維之則功何由而成事何由而濟蓋能順  
民心則不賞而民知勸能以佚道故雖勞而民無怨

信乎爲政必在乎得民得乎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  
矣茲焉諸廢具興百堵皆作江山改觀城廓煥然上  
有以副朝廷維新郡縣之舉下有以慰斯民謀復舊  
觀之心於是相與謀刻諸石而列叙其實于左初非  
所以誇示于方來蓋以紀夫歲月云爾洪武四年記

重建縣學記

簡迪

誕膺天命奄有四海武功旣成文治斯舉于是命天  
下郡縣大興學校以教育人才追從乎三代之制兩  
頂益之非徒事文具以侈當時蓋欲練真才以資實



用其經國嘉猷取士良法不亦遠乎萍之爲邑始于楚昭王渡江獲萍實之祥載經周朱子過化之地按學宋乾道四季相基于縣右之車田以其山水明秀拱挹環抱而創建焉世代相因屢經興廢迄今壬辰兵燹莽爲荆榛逮洪武乙巳之秋始闢州治于時草創弗遑興構垂二十餘年矣辛亥掄選文學之士以克司牧之官是年冬承事郎知縣李順英將仕郎縣丞徐成美將仕佐郎主簿王如珪奮然以斯文爲己任見學校頽壞不治慨然興嘆謀大作新之乃曉諭

士衆曰學校爲人才之所自出禮義相先之地所以宣風化明人倫斯吾黨職分之所當務其可後邪維爾士民盍相與新之儻微福于夫子在天之靈山川改觀將見文風所興賢材輩出則今日之青青子衿爲異時之濟濟多士矣豈惟從政者與有榮焉實者以光于爾邑也可不勉諸僉曰昔者學宮成于皇慶壬子之歲阨遭兵燹可爲長太息者矣茲焉天運循環歲在癸丑星周一甲子而作新學校殆文運之復興與何多幸也衆謹題之乃分命智士董其事工



師校其能民庶展其力創建大成殿明倫堂櫺星儀  
門左右廡舍悉遵前制以遷舊觀棟宇翬飛川楸炳  
煥復擇建講堂齋舍一所乃築射圃可教之宅於其  
後由是拜謁神靈則有以致雝肅之儀訓育生徒則  
有以爲講習之所宏規遠制殆垂不朽經始于洪武  
癸丑之夏六月考成于甲寅之春三月不期年而告  
成於是文學芒文績暨諸學徒相謂曰古者作器必  
銘作門必書今作新學宮又有大於此者俾愚記之  
嗟夫後世有功于一時興利于一邦者人猶追思而

祀之况聖人有繼天立極之功雖不得位設教而能  
推明二帝三王之道以垂憲萬世其功反有賢於堯  
舜也則夫崇德報功之典其可後哉繼自今之後學  
者游斯息斯講明夫修己治人之術齊家治國之道  
深加淬礪俾成偉器庶不負 朝廷崇德之意有以  
副賢宰興學之功顧不偉與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而  
教化大行及周室衰微天下猶知尊周爲義漢明帝  
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迄漢之季有士能勵名義以正  
風化是知學校之設豈小補于世哉乃爲之歌曰猗



與淨宮... 侯之力彌億萬千里... 宜春夏... 鎮... 新耶

瑞蓮記

宜春夏 鎮

蓋天地一氣兩和氣之所感召則英華發越而為慶  
祥若周書同頌之禾唐頌連理之木信有以致之也  
萍州之鳳凰池相承為知郡公館至元三年河澗李  
侯來守是邦期月而政成至秋七月有瑞蓮生於池  
中者再邦人咸以為嘉瑞焉時府推李公仲敬目擊  
斯異俾子述以文且所謂瑞蓮者予固嘗見之矣宋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一

寶佑戊午開于東濠其年秋嚴方便君為舉送賦兩  
龔二陸之祠以識趙氏伯仲之聯登延祐庚申復開  
于瑞禾堂池則二幕李友仁所種也若玉霄滕公往  
季記鳳池之瑞蓮乃為前太守郝侯而作今雙花呈  
祥一月之內凡兩見之其善政之所致又必有過于  
前政者矣公名從善字元卿為作頌曰春陽發舒衆  
蕩翠止盛夏長養獨為君子雙莖並蒂佳耦齊芳機  
雲競染岳湛頡頏聲應氣求志同道合德鄰不孤  
曾以蓋萍鄉寶守懸于鳳池和氣致祥責然來思新



秋氣清一再獻瑞匪伊聯升羽儀朝著

瑞蓮亭記

胡啓先

瑞蓮亭者萍鄉大尹葛侯所作也侯爲上虞著姓世以詩禮相承侯有異質蚤歲從遊邑庠勤學好問師友咸器重之學成迺挾其所有以翱翔于青雲之上從容乎六館之間由是才名上聞擢任陝西道鑒察御史嘗按歷荆襄侯之激濁揚清觀風問俗信能盡其心而不負厥職矣繼而以言事不協于中官出宰茲邑乃能清勤撫字尤拳拳興學校以新士習勸農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二

柔以厚民生正己以率下推誠以愛人未幾化行而民心悅服神感而虎患悉除凡遇旱澇有禱輒應故自下車以來時和年豐民康物阜雖古之善治者不多讓也其公署之後有池一區嘗於政暇植蓮數本於其中將以比德非有心於致祥也然而仁政流行休譽旁達故瑞蓮生焉夫惟其初吐也亭亭玉立並蒂垂芳駢花眩目香遠益清誠物類中之希有而地姓之嘉祥者侯愛之惜之故臨池構亭以爲觀覽之所額其楣曰瑞蓮蓋欲紀其擘十將來也一日其友



人舒伯明道經是邑因登于斯亭之上相與徘徊與  
花香木色清氣逼人視彼蘭亭九曲不是過也足歸  
踏謂以彭厥美徵予文以序之予惟瑞蓮之爲物也  
世不常有必因人而後呈若昔長泰吳中之三穗答  
嶺嘉禾漁陽之兩岐秀麥雖本乎天而實由今之政  
之善以致之也今葛侯以寬厚之德通敏之才宰萬  
室之邑政威化洽百里頌謚宜其天應嘉祥以昭  
朝廷任賢旨治之盛典也侯慎毋以政成自足而益  
勤撫字將見他日書請大史勒之金石則萍鄉之瑞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三

蓮與嘉禾苗秀之祥同一垂休于悠久也爰書以俟  
宣德五年冬十月望日致仕山西道監察御史拙庵  
胡啓先撰

聖岡廟記

袁 及

袁州之西邑曰萍鄉邑之南曰蘆溪止有衆山  
望之蒼翠崛起瞰臨官道者曰聖岡焉岡上有祠  
晉甘將軍遺像也將軍字季思魯阜丹陽人世仕吳  
以顯貴聞司馬氏平吳將軍田州都察舉爲常侍討  
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叅軍出補誰



孤冷天下亂棄官東歸元帝之渡江也授以前鋒都督楊威將軍歷陽內史其討周馥征杜弼以前後功送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復爵于湖侯終與王敦肆逆而致討之計不就檀鳴禰作大命斯殞其忠亮之志有遺恨焉方其守豫章泊湖湘也威畧著聞綏撫有術政尚簡惠且袁于豫章爲支郡于湖湘爲鄰疆是以數百里之內薰蒸善化使當時之民詠歎之不足又祠以尊之爾後歲時享祀是祈是報下宋逮唐幾七百年而無圯廢者民賴其惠可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四

知矣我宋有天下征伐旣已息民得保家樂業殫財之風闐于上下至於一鄉一聚莫不戮力農畝聞或凶旱水溢則歸于神祇是故神之澤嘗浹于一境焉皇祐三年居民何彬等率錢三十萬一新其宇門廡堂序丹漆彩賁大抵隆壯予知夫亘百世之下奉寧醴于將軍無有窮已也噫嘻漢樂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是名樂公社朱邑先爲桐鄉吏屬其子必葬于此謂後世子孫奉寧我不如桐鄉民予不知今燕齊與舒之桐鄉能復祠樂朱二公不絕而甘將



軍者乎抑亦可見德之厚薄耳及里人也既託庇于神之靈又喜遠近之俗信嚮如是謹詳舊史而次第之時嘉祐七季夏六月日記

重建聖岡廟記

新喻謝 諤

東晉鎮南大將軍侍中鄒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贈驃騎將軍于湖侯并敬翁有廟宇袁州萍鄉縣蘆溪鎮地名聖岡惟公事載于史而其靈應也嘉祐七年進士袁及有廟記元祐元年冬賀州教授胡遵道有樓記紹聖二年二月知萍鄉縣事巴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五

覺有殿記史所載英風義槩功在當昔記所詳靈感殊應福及後世鎮有黃氏宗緒綿遠欽信惟舊元祐紹聖間名克明者建三殿建水陸樓名鑿者建正殿建西殿鑿乃克明之子隆興二年鑿之孫進士名庶者又率鄉里建正殿建寢殿祖考殿樓宇峻整像貌尊貴器皿端潔香火叢奏由建廟以來于斯為盛而邦人病者祈而痊憂者祈而樂危者祈而安險者祈而平旱者祈而澤潦者祈而霽盜者祈而戢競者祈而息信乎其福又可必而人用靈一也庶屢寄書委



予爲記諤聞古者禦火苗捍大患于訟當祀又曰盛德必百世祀蓋禦苗捍患爲一時之功而德則非賢之可久者莫能洪惟敬公生則禦苗捍患功不可掩而奉嘗之所以其德之布福于人者如日月之久照如四時之久成穰穰簡簡家至戶到是將無窮無盡也因爲之記以貽來者之欽奉勿或怠忽云紹熙二年四月記

修銅壺記

高桂知縣

桂竊聞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二事也然欽若昊天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六

所以敬授人時其實一而已矣萍之名宦有以更鼓分明見稱者若瑣細無足齒然必先之以橋梁道路昔葺治而又繼之以野無惰農田萊墾闢肆無賭博垂易不敢喧爭而後終之以此則天時人事固相爲流通矣桂初視篆于此適租滯獄城垣公宇學校衆務山積未暇一一躬理深愧不敏無以稱上意閱譙樓上僅存鐘鼓其銅壺銅池水盆雲版之類殘缺不備詰司更者曰未有見再詰之則以爲亡于兵燹或謂前官罔知之矣置而不理桂曰噫有是夫



刻應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寅賓出日平秩西成率于  
焉定之此而可廢何所不可乃縮已羨命冶匠鑄金  
如式凡銅壺之具滴漏之池無不畢備于是乎支更  
者之有所準而吾民知不爽乎旦暮之候也繼職于  
此者尚毋以爲細而可忽而亦毋以爲爲治之道止  
此而已引而長之推而極之使無廢墜可也既成書  
此以代窾識且以自勵云時正德十二年丁丑歲十  
月望日也

楊侯去思亭記

道春 易可久進士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七

楊侯自拜

命入袁始令萍萍人仗怙恃者三年繼卽二本郡政  
更年易七侯且日夕念萍萍人亦日夕依侯濡注被  
暄復汪汪于七載間侯旣陟去萍人徬徨攀轅擁相  
期挽鄧至弗諧初心失厥望因其去而思乃相率謂  
曰侯澤在我其遺澤在子孫我則思之卽世遠又何  
以使子若孫知所思耶急構亭樹石庶少識于不磨  
時蔣君時謨宰萍治撫萍一法侯萍人德之猶德位  
也遂籍事列狀以思侯之意告蔣君嘉其義更樂編



至者之可望而肖遂徵予一言以記予嘻然曰予亦人也荷侯以意氣相推引被澤未在萍後萍之思亦我思卽不文何辭今天下時清世治固多良令而愧古循傳者亦徃徃憂虛篋則盡膏脂喜時名則尚折裂志巧宦則視秦越而不顧民之視之至有捕毒蛇尾乳虎而甘心者於斯何有侯廉愛敏恪人也來令萍適萍百餘年之頽敝侯悉心化理味爽臨堂至更漏移時乃退舊歲輸多逋負至煩追償官勞民疲侯籌之舊者畢輸新者區畫豪猾縮首遂官逸而民無

累庫役侵漁沿積成蠹侯至按法無縱卽年來不爲敝萍人亦保其家侯思萍之踵禍而計免之惓惓何如萍之二安山多竄民侯憫焉日與免輸立業治其豪使相容今各各安其里歲戊午大饑侯憂如民亟以賑大告發且戒里胥不得難報籍饑人亦不得先百里以益困而覈人給諸饑滿負萍賴是不溝壑民悍負氣多自投毒民以貧故多至溺子其肆害傷生是烈侯且輸且禁壯幼保生全者得衆侯之計撫貧困畢力何如舊萍城實土多圯侯患之終不忍貽民



以勞費卽捐歲俸葺之今萍人恃以樂枕侯之保衛  
萍爲何如萍夙稱多才近日稍稍厄塞寘科目侯屬  
意轉旋飭學宮督士課日給供費靡惜卽今士爭淬  
礪可以駿發者數輩人謂教道結人心顧沾沾刀筆  
吏所能較尋常哉居三年于萍清方慈惠不染一指  
不殘一膚侯視萍真若哺兒而惟恐啼煦煦翼覆而  
惟恐亟萍視侯亦真若我生我成而惟恐謝而解哺  
擬侯於古人其孔姑臧乎可謂處腹而不潤矣其魯  
中牟乎可謂稚子知推仁矣其薛零陵乎可謂受直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九

而無怠矣萍人之志而思思而亭亭而勒石豈解衣  
推食婦人之仁所可襲致耶昔人謂緇衣之什難忘  
鄭伯章甫之謠魯孔斯永侯去萍萍繫思焉是政成  
而思載德無窮殆與緇衣章甫者類此亭此石百千  
世在萍豈一日忘耶萍欲無忘郡之人誰獨異侯名  
自治號曲江家世蜀崇慶起家進士以隆慶春正月  
陟秋官大夫去逾三月望日之吉亭成當城廓西郊  
外萍所目侯去地也予亦托所思于萍遂書以記隆  
慶元年歲丁卯春三月之吉賜進士第 部觀政宜



陽鳳坡易可久撰

重建周濂溪先生祠記

劉堯誨巡撫

先生在宋康定間以洪州分寧簿被臺檄來攝蘆溪鎮市故袁人世祠先生祠在蘆溪道傍雜於闐闐而垣堵不備地且湫隘又當江楚孔道也駟吏往往因之以館上官使客其或盡室行者則假寢處焉姝不稱尊妥萬曆丁丑春余自閩罷歸而道于袁駟吏具午食祠中往謁先生遺像則若厭苦此而默有所屬者嘆曰余力不能爲先生更諸爽塏而衛以垣堵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三十

也且終不忍以先生遺像而代館人惡囂家諸數月有命撫江西再過先生祠竊自許下袁州守鄭惇典議徙建乃小地得蘆溪市北聖岡山麓故土人周氏廢宅也報可將擇日舉事余出公帑贖銀若干金來佐費屬同知陶之肖專董其事自戊寅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而祠成適兩廣命下明年己卯春正余得代過袁度蘆溪敬謁先生祠命有司具牲帛而告落成于先生時在同有事者則按察司副使吳從憲袁州府知府鄭惇典同知陶之肖萍鄉縣知縣常自新



置學官諸弟子遺者于人祭畢而飲落于寢懽甚按  
先生以宋淳祐元年詔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延迄  
今廟享遍宇內而宦遊如楚蜀江粵每專祠祀之益  
地以先生重而後人不能忘如是夫定崇尚以表俗  
顯聖哲以章志而祀事秩焉懿典修焉良二千石所  
由以導民率屬而凝其官固非所以爲先生重而余  
因是藉手報先生此自爲職亦豈能重先生耶乃先  
生之學載在經書者夫固人人言之也而得於言外  
旨者固難自予自授一程造詣各從所契再傳而南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三十一

而又遠也然尊先生者無賢愚而皆屬之孟軻氏之  
後余亦楚人也後先生五百餘歲往習靜山中從人  
究反終之旨而觀于無極謬謂得見先生竊意先生  
逝矣其必有不與俱亡者故象兩祠之期尸祝于世  
世將使求見先生豈與彼桑庚楚同慮耶

重建宋知萍鄉縣事鄭侯祠記

莊國禎

廉使

萍鄉鄉東五十里爲蘆溪鎮故有宋知縣事鄭侯祠  
云按志侯知萍鄉縣事築神陂以溉田所注五六里  
化穉爲沃歲登穰穰號鄭公陂又民多目疾侯以



仿鳳形鑿二池于邑治左右以象二目民患遂息說  
鳳凰池由宋宣和迄今世祀推移陵谷遷改而故老  
相傳語猶知宋有鄭侯則以陂若池存焉故也萬曆  
丙子余同年比部維勅君出守袁郡庶翁寬簡克續  
其先之美以嘉惠元元民德大守君且念爲萍鄉裔  
益相與誦慕不置狀上督學使者江公業檄所司崇  
祀如制猶謂舊有專祠而圯剝傾摧委爲榛莽非所  
以嚴盼嚮而肅瞻依也署邑事同知陶君之肖義其  
舉乃卽祠遺址廓而堂宇峻而垣墉像侯于中孜孜

殖殖旣完且亟耆老率子弟以時歲伏臘奔謁扶策  
跋履項趾相屬嗟嗟世所稱能吏挾智任術以興事  
起功夸張煇熠燿然見爲可喜者非鮮矣顧去不旋  
踵而聲跡已寥寥無聞侯以身勤民導其所利賴而  
救其所疾苦惇懿蕙惻亦胡意於身後之思乃遺澤  
流風永垂而不磨若彼則務名與務實所繇致相遠  
也矧明德之後彌熾而昌相望數百載間能使民遯  
委思源以興崇報之願種投甲折機觸天隨其勃乎  
不能自禁尤有非偶然者大史公論燕祀八九百歲



而推本其其棠之仁今所觀陂若池視蔽芾何多讓  
侯之血食于斯土寧有窮極哉余曩者視江右學職  
得表章先哲以風示有位如侯治行竟掩而不著殊  
有愧于江公故因陶君請記而書以授之非直爲萍  
鄉重異時當有記大守祠者余文亦左券也公名強  
閩三山人宋崇寧進士大守君名惇典維勅其字嘉  
靖壬戌進士

學田記

張秩編

當嘉靖戊申今少司空鳳竹徐公起家宜春令宜春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三十三

是時民力竭矣如罄之懸十室而九空公至除其煩  
苛與民休息忍饑而哺冒寒而襁諸所興建釐革一  
切順民之欲而無所擾民困大蘓如痿人復起邑以  
無事日引諸生品題課業揚摧古今雍雍如也居三  
年徵入爲御史民失慈母士失良師依依然有遺思  
焉其後二十四年爲隆慶辛未公始以大京兆改御  
史大夫鎮撫江西當公令宜春時從事獨賢業已遍  
涉諸屬縣卽窮山遂谷土習民隱無一弗詣者至之  
日則下令郡邑民所疾苦與所願欲而不得遂者皆



罷行之根穴之寇談咲艾矻印圈鑰勘不爽時刻于  
是四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十三郡之衆孰若宜  
眷焉初分宜嚴氏沒官田宅歲入萬餘金詔以佐江  
西南贛軍需舊矣而蕪田敗屋歲多逋負軍儲告匱  
則取盈于民敲朴轉徙怨聲載道撫州瑞州南昌臨  
江諸郡良苦之惟袁爲甚公至是廉知其狀嘆曰坐  
派名也而積逋若此是無裨于官而重困吾民也豈  
田蕪屋敗歲益甚耳失今不理害其有極捐近利而  
恆遠圖孰與計直鬻產儲之以備軍需乎乃謀于南  
贛督撫殷公江西巡按劉公兩公議合遂會疏得請  
于是官民兩便而屢歲倒懸一朝復釋矣已復念曰  
袁民今則稍蘓矣若士困何且茲地故瘠得無仍有  
力學而不給糞粥者乎歿不能樸壯不能室者乎有  
貢舉舟車之費一切倚辦於民者乎吾當計所以給  
之會有匿報沒官田產者計其直得金若干郡大夫  
以請公欣然曰是不足爲諸生資乎卽以分給五校  
爲市田費多寡以差自是庠有恆產士有恆資始公  
爲諸生慮者胥此焉取給矣事竣凡阡陌疆界個人



姓名歲入歲出之數藉而記之具以報于公且自  
宗邵公而郡大夫則謂茲嘉惠盛舉何可無紀乃介  
予門人黎生文輝謬以屬秩聆感焉夫俗之弊也士  
大夫傳舍視官府塗人視士民在則念去則否久則  
忘之者豈少也公去袁州歷二紀餘矣乃其心乎士  
若民也矐焉如一日至爲置田給之若父母遺其子  
弟然者此非真仁篤愛但狀給於中而不能解者能  
之乎聲音咲貌何足以及是雖然公豈屑屑然爲多  
士體齶計哉上臣之義爲國樹人需異日效當世用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三十五

耳夫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士之業也猶農夫之  
耕也襍襖弗服錢鏹弗持曰士之情鹵莽而耕滅裂  
而耘曰士之罔舍我嘉穀殖彼稂莠曰士之蠹必也  
禮耕義種仁聚樂安而日講學以耨之以肥于身以  
肥於家國天下斯公屬望之意不然者是素餐也卽  
國家何賴焉故置田授餐公之養士也修先聖之術  
明當今之務則士之所以自養也多士慎毋舍其田  
以負公哉秩不佞辱公之愛敬繹緒言爲桑梓忠告  
因以復郡大夫田在槩四邑者總之若干石歲入租



若干其直若干金具載於碑徐公名栻字世寔蘇之  
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以今季某月日晉工部侍郎  
以去公孝友仁厚自不家食時歲以所餘租入給鄉  
族之親而貧疎而賢者若干人蘇人德之謂有文正  
之風其撫江西也崇素儉舉鄉約嚴保甲省繇役平  
巨寇鋤貪猾所爲撫摩喫咻之者不遺餘力茲以紀  
學田也不具書郡大夫姓程名文著字美中徽州婺  
源人也嘉靖壬戌進士潔已愛民右文好士諸所注  
措一以公爲師多可述者此其二事云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三十六

湘東管房記

袁一唯

袁治居楚之盡地踞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  
止吾鍾山之險甲於吾楚蒲水嶙峋峻石十五里而  
入昌山昌山嶙峋尤甚兩崖之間嶺高而壁峻徑纔  
容趾百人守險千人莫踰卽有不測度不能渡昌山  
而入也萍介兩省當滇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  
原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于其間也插嶺雖雄無  
江塹足恃在吾袁猶外藩耳湘東背山面水居民繁  
茂沿流置堡據河而守之是誠與昌山之險可並恃



爲吾袁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袁每歲聞警必親至插  
嶺修鎮督兵其爲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湘  
東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  
蓋前此未有也夫大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怡  
堂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  
也計醴陵至插嶺不逾半响萬一插嶺不及禦而四  
十里至湘東有備可以無虞此則倣九邊重關之至  
意小用之一郡者也昔高皇帝於袁置衛武職繁森  
非袁多故惟接滇南楚蜀之衝是故以袁爲塞邑使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二十七

變不至于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越之有袁小大異  
耳夫以天下爲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郡爲家者  
賢刺史之職也而控喉窒戶曾不得越虞而號是將  
以湘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爲一郡之庥然南轅  
必設重軍而袁僅制衛者自陸口入袁亦流逆而河  
高僻險而舟楫艱此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  
可以營房安袁而非迂也或曰兵未及境勞民動衆  
奈何今東西諸路多請新立河道以備寇至久矣世  
廟時李大鑿寇萬載越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



二哨雖備後虞實懼前禍與其設于有事之後不若  
立于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所爲除戎器戒不虞者  
乎祇慮法久則敝兵冑於食五虛其人非甚有故無  
所用之因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  
以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禁犬矧  
其在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襲常  
鞏變未嘗忘備則惟思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緼繆牖尸于斯有焉

宣風大虹橋記

徐之孟推官

萍鄉縣志

卷之七

三十八

宣風舊有大虹橋更木爲石自陳使君使君始事由  
署萍今竟事亦署萍始于甲午冬月竟于戊戌夏月  
橋費可千金越三載迺落成詎不難哉而使君以千  
金之橋不請貯金銖錙曾弗以此益贖鍰又無動民  
間一石一木一船一夫不得不需歲月歲月積則工  
餽靡爲之益難然上爲文法慎重下爲脂膏珍惜中  
爲官守兢持惟知一勞永逸則賴寔多而寧需歲月  
靡工餽勢固爾爾工訖使君走一介告于予曰可以  
記矣予惟始天下事不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不



方其始而卽圖所成及其成而克竟其始者尤難  
方使君之始之也疇不謂使君難其成及使君之成  
之也疇不謂使君奇其始總之斷于使君之果念耳  
果之言誠也一念果誠可以動天可以格物天下無  
難事于橋何有觀斯橋也知使君無難天下事矣天  
下事以無事事類因循而遺切要以有事事多擾攘  
而滋勞傷惟是酌于有無之間不以秦越視民不以  
傳舍視吏不以我始不必我成重首事不以我成不  
必我享委半途當急則急可緩則緩貽千百季于永

逸而民不見勞斯善天下事者也使君其熟籌之矣  
茲役也仰成使君慨施勤督賴鎮尉易君乾重使君  
之舉疏勸處助予亦微有心焉繼使君設法董役豈  
襄其間于陸令公不沒也陳使君諱啓孫判袁州先  
後攝邑事浙之餘姚人

重建萍鄉縣學記

孟宗舜

萍鄉令

學校由來重矣重其國之所由興抑重其明道講業  
者之所由盛故學之新也治之所以隆也任其治者  
職有攸分功有專成若以其分職之未能一以任之



于已則專成之功又賴有專成已昭萍學宮前代七  
經改造規制焜煌延及季明僅存數椽弗蔽風雨我  
國家定鼎二十餘年上下當事目擊耳聞唯有惆悵  
大息總以勞費爲艱一旦群材庀聚羣工畢舉省試  
有人既廩有資不數月而告成輪焉奐焉巍然改觀  
嗟乎誰之力歟宗舜以康熙己酉新蒞茲邑祇謁  
文廟覩規模之莊麗棟宇之崢嶸聖賢之昭布森列  
私竊喜曰絃歌在是何厚幸也碩問之當事當事無  
所記以爲有問之紳衿紳衿未敢冒以爲有及詢王

學博永新具述本末云是唯

郡大守李公一人之力嗟乎猶是當事也猶是紳衿  
也學之不新於二十餘年之前而新于二十餘年之  
後者有非常之事則必待非常之人以爲之也夫事  
不難于樂成而難於慮始公重興昌黎書院月課季  
會五學人士望公如泰山北斗不下昌黎猶念

國家敦崇教化獎進人才以二十餘年因循之事今  
不始之自我終之自我將來文章節義從何栽培開  
發遂毅然以鼎建爲已任是時受命董成者且唯唯



選巡撫以工以績鉅匪易任也公不難廣獨已俸之  
為多士倡繼此聞風慕義涓涓不絕作人之功其見  
于此其不以縣任為非已任不以前事為非今事專  
成兼成至今治流遡源河海先後殆藉藉聲施已若  
夫師帥在上正錫在望士風以起士習以正士行以  
為崇儒術屏異端今日之李公是即昔之韓公也  
功著一書勲並千秋記之史册揚之公  
孰宗舜每朔望得與諸生左右  
相勸初未嘗忘其所自然不  
友相規  
門也蓋將

齊郡縣志

卷之七

有侯于東西兩廡並出倫定更新落成以終其未竟  
之業而公果有懷未已也  
我終之自我豈虛語哉  
我公之後殫心力之在書以全其兼成乎

修術舍記

余震

予年少雅慕古人  
竹一旦棄舉于業浪遊于齊魯燕趙之邦日與諸賢  
士大夫居今稽古考究得失未嘗一日忘情於斯民  
也取川問合非吾願矣



居臺閣而願得一親民官斯何謂哉以其惠之易及  
而教之易敷也然思古人得志于時但問其道之行  
與否而不計其官之尊與卑也但問其志之合與否  
而不計其祿之厚與薄也官有尊卑則政無大小祿  
有厚薄則事無勤惰自寅春寇變以來三湘彭蠡之  
間困于兵役化離蕭然待澤最急而萍邑處吳楚交  
接之會干戈擾攘數季於茲兵燹之酷此土獨甚向  
爲商賈輻輳之區今成荒蕪茂草之域酉歲來質惻  
焉念之城垣傾圮家廬瓦礫災筦子遺杳無棲泊而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四十二

遑自問其居址乎越數年流庶稍歸茅茨粗剪伏莽  
潛消親民不可無地躬挈兩兒芟除草穢續葺成居  
無妨于民而署西遺有草堂數楹予重覆茅額曰省  
心堂傍有隙地因其磊礫覆以簣土結茅于上傍曰  
萍香閣復種以修竹慕子猷之幽致也植以五柳敬  
元亮之高節也培以疎梅效何水部之長吟也藝以  
叢蕉傲懷素之臨摹也惟冀夫生齒日煩田野晝闢  
夜戶不扃風雨以時日與斯民相安于優遊澹漠告  
無罪於



國家免無慚于夙夜官雖卑清自尊也祿雖薄儉自足也後之尉茲邑者庶幾鑒予之艱難措置不以此地爲傳郵而戍賊乎已成復曩閔于未備予竊附爲同志焉可以無憾矣若謂有功茲土澤被斯民世世久遠共垂于天壤也予則何敢

陳布衣傳

劉元卿 南京禮部主事

陳布衣者名守中號桐江少讀書不成去爲邑椽久之棄去病其里多盜指名而訟之官爲盜所反噬窘甚來謁予問學予曰君奈何不爲彥方而爲捕胥乎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四十三

君悟歸而修彥方之行久之里俗漸染化間有竊園蔬者君戶諭之曰誰家不有隙地而何不學圃于是家植籬落爲圃人無不足於蔬者君推此類使人人各食于其力時爲陳利害無不感動盜風遂衰至一切喪祭禮儀時與家人肄習之每予爲會輒携二子弟自隨比再會又易一二人務令人人閑於度乃已斯所謂着根石上而垂陰千里者君既繫一鄉之重事無巨細無不以身任之鄉有宵人訛言山中有礦稅使陳願爲鄉導采礦者旁午交錯於道郡邑吏



莫能制君率衆禱于山之神備極懇惻始開山得礦  
將銷之其爲鄉導者墨銀塊雜炭礦中君挺身前取  
所雜銀白郡邑吏其人窘甚比銷礦竟無所得遂罷  
去於是有司皆稱君才而鄉之人賴以不及于禍蓋  
自是陳布衣之名益著邑大夫賓之鄉飲又欲援覃  
恩錫之冠帶君力辭免其他事不悉著論其大者劉  
生曰予鄉與萍錯壤嘗問陳生於擔塗之人具言生  
與人貿遷率聽其自操量衡人無有覆視者此淺事  
也亦是槩君爲人矣又君嘗游諸大夫歲無虛日雖

甚病不懈或謂君病曷少息君言吾知接賢人君子  
有益於身心耳世間以它事死道路無限吾卽死何  
悔嗚呼志士不忘在溝壑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贈李游公後裔序

解

縉翰林大  
學士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聞李氏之興由西平以忠節武  
功顯於唐延至於觀察公憲名聲藉甚其子游守宜  
春遂家城東袁之有李氏自此始在萍之車田暨橋  
南者與分宜之白芒吉龍之谷村豐城之湖茫其流  
派也第世遠年湮傳聞不一獨車田之譜余閱之最



詳時奉使宣諭黔中道經萍邑因訪昭萍李氏見其  
家譜與袁郡之李氏同一本噫何其盛耶余嘗讀歐  
陽文忠公之序則知李氏有世德之美讀周益文忠  
公之贊則知李氏有延英之譽紀功之寵讀文山信  
國公之序則知李氏有仕宦不去其鄉之說讀吳文  
正公之詩則知李氏有勲業隆先代流波衍後昆之  
句讀冲所彭先生之題則知李氏有科第表表之祝  
讀揭學士之跋則知李氏有廉恥之節讀申齋劉先  
生之書則知李氏有以學自殖之積讀果齋夏先生  
百年之後而漸其辭乎于是繼之以贊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四十五

之題又知爲李氏芒溪之銘是皆聞人鉅公溢美獻  
頌之餘又何待余言哉雖得余言又惡足貴哉譬如  
數玉而得硃硃焉數珠而得魚目焉噫天祐善也不  
以李氏千百年之系而墜其宗乎余又敢致誦于千  
我李盤根 培以厚坤 實垂鍾山 秀接崑崙  
傳芳布陰 子子孫孫 椒聊遠條 奚足比倫



禳災疫文

于嗣昌本府太守

天地秉好生之心萬物均依爲命神明特救世之念衆生咸賴有成善者授以自然之福惡者予以應得之禍明明在上赫赫在下自古及今莫可易也至若無知小民耕請爲事漁斧爲業者皆安分守已輩也卽應使之順其自然由乎天理宜矣乃數載於茲無辜而受殺擄者不計其人奔馳而斃夫役者不計其人音荒異早束手致斃者不計其人斯人也豈盡自作之孽歟天實爲之柰之何哉前之徃者無可追矣

萍鄉縣志

卷之七

哭

未來者復無可望乎乃竟有無可望若此者昌不能爲天地神明解也夫以好生之心而不惡殺救世之念而不救死仍使瘟疫流行縱毒肆害使今日而子哭父明日而母哭年一家如是比戶隨之一鄉如是別村及之嗚呼痛哉百姓造孽何深當師旅饑饉而後猶不能固天意一至於此噫果民牧不良所致歟民牧不良民已受不良之苦矣卽應以不良於民者不良於民牧可耳胡爲乎以九死一生之殘黎復受此無端之災害也昌不解也繼生死關頭賢者不免



然使之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可耳即不然如好  
死於干戈可耳好貨財死於貨財可耳好非禮淫慾  
死於非禮淫慾可耳如是之死抑何怨尤歟乃今之  
不如是而無限之含冤地下抱痛生前者如此如此  
天乎地乎神明乎其何以爲昌解